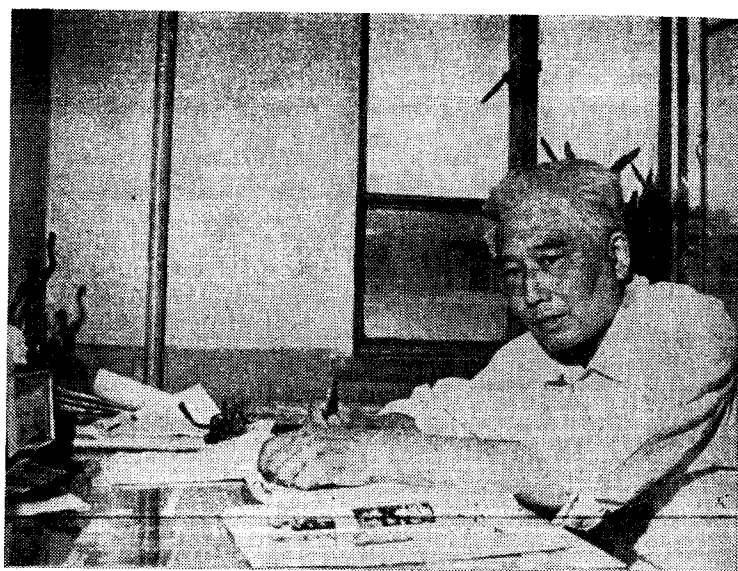


马加文集



序

我写小说，大都来源于自己的生活经历。生活是创作的源泉，又不等于创作，如同花粉不等于蜂蜜一样。精神生产比蜂酿蜜复杂得多，有了生活基础，经过观察、体验、分析、认识，还要加上一点灵感的东西；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灵感来了，生活里死的素材变成了活的源泉，向外喷涌、升华，主题浮现到脑子里，人物的形象也出现了。没有这个变化和飞跃，文章是挤不出来的。

《北国风云录》里的素材，大都是我的亲身经历，也有我同时代人的亲人经历。“九一八”事变后，苦难降到北国的土地上，那个如火如荼的日子，风云突变，狼烟四起，苍茫大地，谁来主宰祖国的命运？蒋介石死抱着不抵抗主义，学生流亡，工人在饥饿线上挣扎，农民把锄头换成了快枪。在关东的草原上，共产党首先举起义勇军的旗子。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交织成历史的画卷。可是，我并没有构思长篇画卷的欲望。直到一九五六年春天，周总理在紫光阁和一部分作家座谈，他谈到了苏联小说《旅顺口》，指出它为沙

皇侵略战争歌功颂德，歪曲了中国人民的形象。我听了之后，非常强烈地触动了民族自尊心，激起了我的创作欲望。开始想到写一部反映东北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小说，写写东北人民的英雄形象。那工夫，我的脑子里立刻浮现出许多英雄人物，孙快农，白乙化、郑桂林，陆一宁……他们生前都是我的好友，或同乡，或同学；有的是共产党员，不愿意做奴隶，做了义勇军司令；有的死在战场上，有的死在刑场上，成了烈士。有的至今不知道下落，也有活着的英雄。这些无名英雄，虽然不见经传，却在我的心里生了根，我每当想起这些同志，总觉得没有尽到自己的职责。

我写《北国风云录》，力图把握住时代的精神，再现三十年代的社会生活面貌、沈阳城乡的风俗画，刻画各阶层的人物，他们各自的身份、衣着、外形、语言、感情、个性、信仰，和各自不同的命运。虽有真人真事，我努力进行典型的概括，越真实，典型才越可信，可以看得见，摸得着，他们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组成的细胞，从“九一八”到芦沟桥事变，便是他们活动的历史舞台。

我为了完成这件工程，进行不断地回忆，搜集大量的历史资料，重新深入生活，化了相当大的工夫。从一九六二年开始，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已经写出了十几万字的初稿，“文化大革命”以来，我这部长篇小说便碰上了厄运。“文化大革命”首先从文艺界开始，到处开斗争会，口诛笔伐，许多“利用小说进行反党”的作品都受到批判。何况，我的长篇小说里有两处提到刘少奇同志，自知在数难

逃，幸而我有一点政治敏感，在“造反派”搜查以前，把小说里刘少奇的名字勾掉了。我勾掉的是写在稿纸上刘少奇的名字，但是，深藏在心里的刘少奇的名字，却没有勾掉。大概我过于诚实了吧！我如实坦白、交待了，受了批判。当“造反派”把稿子交给我的时候，自己好象拿了一颗定时炸弹那样沉重，说不定什么时候还要爆炸。林彪不是咬牙切齿地说过什么“把他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嘛！而江青那位“文艺旗手”，对文艺界特别仇恨，不斩尽杀绝，誓不罢休。不搞创作，少了多少麻烦，白纸写上黑字，被定成罪行，既株连亲友，又祸及子孙。我一赌气，就把稿子烧掉了。

一九七三年，我从内蒙昭乌达盟“插队落户”回来，恢复了工作，也恢复了一些创作自由。抚今追昔，我怀念那些领导义勇军牺牲的战友；我想起了东北人民，也想起了周总理的教导。于是又鼓起勇气，重新写起《北国风云录》。刚刚写了十章，不早不晚，偏这时候“批林批孔”运动来了，而且提到我又写这部长篇小说的问题。不用说，我成了“回潮”中被举的“逸民”。运动的风头很猛，矛头指向周公。那一次，我又来了政治敏感，因为自己参加了紫光阁那次座谈，事实是回避不了的。我在日记本上还做了一页记录。大概，出于本能的反映，撕下了那页日记，连同第二次写成的十章草稿，又一次把稿子烧掉了，现在想起来，还觉后悔。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落实各项政策，心里才踏实了，有了信心，创作欲望又冲动了。我第三次拿起笔来写

《北国风云录》，由于年岁蹉跎，光阴易逝，拖拖拉拉，一直到今秋脱稿，二十年光景已经过去了。小说故事的梗概，人物的归宿，照葫芦画瓢，还似初稿的模样。因为年代深远，事过境迁，有时缺乏灵感，硬写也写不上去，有些章节没有原来厚实自然，自知不足，亦无可奈何。好则，我多少年都在辛勤劳动，不敢苟生，好赖算是向人民交了一份答卷。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我每次读到白居易这两句诗，总是赞赏不已。宇宙是那么广阔，有无限生机。春天来了，万物生长，地下的生命都要破土而出。你是一朵花？还是一棵草？让人民去鉴别吧！

1982. 8月

目 录

序	
一	天有不测风云..... 1
二	故乡..... 9
三	辽河套.....18
四	哪家都有难唱的曲.....29
五	病根.....40
六	许愿.....51
七	水灾.....59
八	在木筏上.....67
九	开学.....77
十	北陵原上.....84
十一	沈风.....95
十二	“九一八”之夜..... 104
十三	北大营..... 115
十四	历史的教训..... 127
十五	传单..... 135

十六	议论纷纷·····	145
十七	樱桃园·····	157
十八	在难民车上·····	171
十九	文丰公寓·····	181
二十	市民大会·····	190
二十一	天津之行·····	198
二十二	地方法院·····	210
二十三	家信·····	222
二十四	新的征程·····	228
二十五	七公牛录·····	239
二十六	接头·····	247
二十七	报信·····	259
二十八	小灵子·····	269
二十九	大伙房的喜剧·····	277
三十	瓜棚夜话·····	288
三十一	联络老北风·····	296
三十二	酒席桌上·····	307
三十三	吴管家的绝招·····	318
三十四	粮草·····	330
三十五	约会·····	336
三十六	阻击·····	347
三十七	牛翻译·····	355
三十八	火祭·····	365
三十九	初遇·····	373

四十	不速之客·····	381
四十一	分别·····	392
四十二	北铭船上·····	400
四十三	有朋友自远方来·····	409
四十四	河边夏夜·····	420
四十五	侦察·····	428
四十六	打响窑·····	439
四十七	鸦片零卖所之夜·····	452
四十八	吴管家进城·····	461
四十九	转移·····	472
五十	于小栓探家·····	481
五十一	松花江上·····	489
五十二	北海接头·····	503
五十三	冬天的黎明·····	510
五十四	时代的先驱·····	523
五十五	芦沟桥畔·····	534

一、天有不测风云

天有不测风云。

一九三一年的夏天，气候很不正常，夏至那天，刮起一阵东风，庄稼人最犯这个忌讳。农谚说：“夏至东风飘，麦子顺水捞”。入伏以后，本来是亮瓦晴天的，突然变了天气，云彩长了翅膀，从日本海的上空，低压空气向辽东半岛转移，西伯利亚又刮来一股冷风，好象非要折腾一阵不可；一声雷，一个闪，雨点象爆豆似的，敲在河滩地的瓜窝棚上，唰唰的直响，老天爷不开眼睛，庄稼人心里懵懂，不知道年景怎样？

于国昌是辽河下梢黄花岗子人，祖祖辈辈都务庄稼，起早贪黑，和土坷垃打交道，拿身子当地种。他不但格务土板肥瘦，庄稼茬口，连刮风下雨也很在意。老人常说：“辽河下梢，十年九涝。十年九涝，不离河套。”遇到连阴雨，大雨泡天的，辽河出了槽，庄稼人就到了死路绝方。上吊找不到树，哭妈找不到坟。于国昌更是庄稼人里的穷人，命运非常不济；中年丧妻，去年又死了大儿子于大虎，心里憋憋屈

屈，真象堵了块乌云。他从瓜窝棚里走出来，散散心，看看辽河滩的庄稼。别看他是一老本实的庄稼人，穷有穷的志气。他长着一副红脸膛，高鼻梁，粗脖颈，一撇硬撑撑的黑胡楂子，有点倔脾气，是个棒打不回头的硬汉子。他凭着牛腿膀子，征服自己的命运。他常说：“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

天气变化无常，下了一阵雨，云彩抹过去，天晴了。于国昌敲打敲打酱斗蓬草帽，凭着庄稼人的老经验，自言自语地说：“东风雨，下不来，下来没锅台。”

六月头，庄稼没老牛，沾了一场伏雨，河滩地的庄稼都起身了，蚂蚱红的麦子甩着红芒，大白眉豆子开了花，大斗黄谷子甩了莠，还有一片大黄壳高粱，这就是于国昌自己侍弄的庄稼，他象侍弄小孩那样侍弄庄稼，用犁杖趟过垄沟，用锄头砍过大草，现在高粱已经拔了节，打了苞，扯了旗，一顺水的随风飘荡，多么招人希罕。他蹲下身子，摸摸垄台的潮土，掰了高粱芽子，打了几杆乌米。庄稼有了盼望。他想到外甥周云今天坐火车回家。天上下了一场雨，他的心里也露出一条缝。

他离开河滩地，经过大德堂财主家的松林坟圈子，绕过二龙湾水泡子，穿过黄花甸子，走上了大御路，向着五家子火车站走，去接他的外甥。那工夫，一列火车从远处向西方驶去，冒着浓烟，钻进鱼鳞片的云彩里，慢慢地消失了。

于国昌每逢上站赶集，下地侍弄庄稼，都要经过这条大御路。他常听老人讲，每逢清朝皇帝东巡，或者送御册、御

影，玉牒，玉宝，都要经过这里。从北京到沈阳，一千五百里，净是黄沙铺路，绿柳成荫，这中间有三十三营，黄花岗子位于白旗堡和老边两个营之间，是必经之路。每逢大御路接驾的时候，将军随营驻扎，随营行走，佩带弓箭，红顶花翎，带领文武百官，宗室大人，镶蓝旗蒙古马甲，还有大御路南七十二牛录厄真，^①大御路北七十二岗子屯长，真是浩浩荡荡，盛况空前。自从修建了北宁铁路，从北京到沈阳的旅客都乘坐火车，大御路上的车马渐渐稀少，行人也是稀稀拉拉。由于年久失修，路上尽是坑坑洼洼，车辙沟里堆着马粪，旁边长着茂盛的蒿草，显出一片凄凉的景象。

太阳快压山了，天头放晴了，天边出现一片火烧云，红霞染着处长山子的老鹳眼树林子，变成了绛紫色。他踩着大御路上的土坷垃，因为路基不平，身子也摇摇晃晃。他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不济，如同坎坷的道路一样。他多想马上看到他的外甥周云啊。周云是东北大学的学生，识文断字，通达时事。日本浪人飞田隆在七公牛录打死他的大儿子，该有什么说项，给的抚恤金也没有够数，他觉得心里憋屈，非找外甥周云唠扯明白不行。

突然，从田野里传来一串铜铃声，哗唧哗唧的，带着一种得意的情调，悠扬而且清脆，洒在空漠的草原上，打破黄昏的寂静。他惊异地抬起了头，细心地琢磨着：“是不是周云回来了？”听听那动静，觉得又不象，一个穷学生，那有

^① 牛录厄真——牛录是清朝屯垦的村落，厄真是头目。

这种气魄。

不多工夫，一辆红拖呢小车子顺着大御路放圆地跑过来，驾辕的是一匹黄走马，带着飞毛铜的串铃，一路上哗唧哗唧山响，车把吆喝着牲口，牲口哐哐地叫唤。前有领马，后有跟班，都挎着红绿穗子的匣枪，显得神气十足。于国昌的心里忽然格登地跳了一下，知道是大德堂财主王志兴带着小老婆李惠君回来了。红拖呢小车子挂着一幅黄绸帘子，前边镶着玻璃眼镜，他从眼镜中望见了王志兴的半拉黄镜子脸，焦黄确瘦，还有两只贪婪的豹子眼。车轱辘从他的身边滚过去了，拐上了去黄花岗子那条大道。

于国昌用眼睛盯着红拖呢的小车子，想起了王志兴勾引日本浪人飞田隆，在七公牛录开稻田，因为群众起来反抗，飞田隆竟开枪打死他的大儿子于大虎，心里仿佛被人捅了一刀子，火辣辣地难受。王志兴从沈阳回到了乡下，不知道又要带回什么祸害。他的心往下一沉，暗暗地骂了一句。

于国昌心里正不痛快的时候，半道上偏偏又碰上了张半仙。张半仙是黄花岗子的阴阳先生，本名叫张文选，从小念过两年私塾，读过《四书》，看过《麻衣神相》，学过《推背图》，什么三教九流，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他不务正业，跑南闯北，专门给人家看风水，算命摇卦，信神闹鬼，保媒说亲，说风就是雨，会吹会唠，别人给他起个外号，就叫张半仙。

于国昌直脖子问了一句：

“张半仙，你到哪去了？”

张半仙穿着蓝布大衫，摇着蒲扇，胳膊窝夹着罗盘，显白自己：“我到七公牛录给人家看阴阳宅去了。”

“你回来时经过五家子火车站了么？”

“我经过了。”

“你看见火车进站了么？”

张半仙说：“火车刚进站，大德堂王三爷带着李惠君下了火车。”

“还有黄花岗子的熟人么？”

“没有。”

“你没有看见我的外甥周云么？”

张半仙摇着核头脑袋，没有吱声。

于国昌觉得非常失望，自言自语地说：“刚才我在河滩地瓜窝棚躲雨，还以为耽误了呢！”

“刚才王三爷回家以前，河滩地落雨了么？”

于国昌正不高兴王志兴回到乡下来，用鼻子哼一声，说句双关语。

“人诈有祸，天诈有雨。”

张半仙替王志兴吹嘘说：“人家骑马坐轿，坐红拖呢的小车子，都是修来的福，生来的命，上天的造化，又占了好风水。”

“张半仙，你真是风水先生，三句话不离本行。”

张半仙和于国昌顶嘴说：“人家王二老爷占了二龙湾上坎坎莹地，就是占了好风水，山主人丁水主财，所以大德堂就发了家。从辽河套的大龙湾，二龙湾，三龙湾，一直到沈

阳的昭陵，是一条龙脉，清朝怕挖断这条龙脉，一直不让修铁路。后来，光绪变法，才修了京奉铁路，大御路慢慢的废了，清朝的气数也完了。”

于国昌反驳说：“我这庄稼人实打实着，就不信邪，晴天不听蝼蛄叫唤。”

“你这犟眼子！”

“我就不信有什么气数。”

“人间的吉凶祸福，天上的刮风下雨，都和气数有关。”

张半仙摇着蒲扇，对于国昌讲起那套迷信思想，自己觉得津津有味。

在这辽河两岸上，住着两户大财主。河西是薛六爷，河东是王二老爷，那些年，一下潦雨，辽河常常出槽，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辽河往东滚，就在西岸甩滩，薛六爷就占了河西岸的河滩地，一直占到王二老爷的场院门口。辽河往西滚，就在东岸甩滩，王二老爷就占辽河东岸的河滩地，两家争夺河滩地，年年打官司，薛六爷是属于满洲八旗正黄旗的旗人，世袭的黄带子，挑过苏鲁兵，考过武举，一马三箭，百步穿杨，身子有力，手中有权，家里有光绪年间起的升科地大照，谁也惹不起，有人告到县衙门口，也得让他三分，有谁和他说明斗嘴，他就把腿绑叉子（匕首）往外一亮，动不动给你一刀，王二老爷碰上薛六爷，真是针尖对麦芒。那王二老爷也是个有钱有势的人物，一个袖里藏刀的笑面虎，他手腕活，眼界宽，结交私官两项，谁也惹不起，王二老爷

发了家，就在新民开了大车店。那时候，张作霖在黑山县拉起一缕胡子，被海城的清乡马队追得走投无路，投奔王二老爷，认了王二老爷干佬。张作霖后来发了迹，也没忘掉王二老爷的好处。后来，借着给张作霖母亲发丧的机会，王二老爷送上了一份厚礼，诉了委屈，张作霖听着听着，不由得发了火，把帽子往桌上一摔，结结巴巴地骂起薛六爷来，给王二老爷开了一张大照，把薛六爷霸占的河滩地全要回来，另外，又占了七公牛录薛六爷的一百天上则田地。清朝宣统退位，牛录屯田制度早已崩溃，薛六爷的权势一落千丈。过去规定的旗民不交产的章程已经废除。几年工夫，王二老爷顺着辽河滚滩，治了四千多天地，盖了四十八处地窝棚，雇了上百的伙计佣人，到营口去的运粮牛船，全挂着王二老爷大德堂的旗号。真是家成业就，名声在外，威镇一方。王二老爷死后，到了王志兴这一代，家业渐渐的衰落了。

辽河滩上的历史呵！充满了荒诞与神奇，欢乐与痛苦。这里面也包涵着于国昌的眼泪与痛苦。

张半仙看见于国昌低头不语，小声问他：

“于国昌，你能格务近来的天气么？”

“你让我格务什么？”

“近来太阳里出了三个黑点，连《盛京时报》也登了。”

“那有什么说项？”

张半仙摇着蒲扇，信口开河地说：“这叫做三环套日，三环套日动刀兵。甲辰那年，也出现过三环套日，那年时令